

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

■黄选坚

每年生日,母亲都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捧到我面前。点心基本都是素面,寓意长寿,盖头是两个鸡蛋,煎成两面黄,微焦,还能看到油在蛋白的褶皱里冒着气泡。汤汁用的是猪油下肉丝,放洋葱,出香味后再加自家酿的米酒,米酒顺着锅边走到油汤里“吱吱”地响,便有一股充满食欲的酒香味,随着热气蒸腾上来,弥漫出去,若是我正在屋外头候着,这时候就是“咪溜”一声咽下满嘴的口水了。这是刻在我记忆深处最美好的场景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就像是被母亲放飞的纸鸢,虽然飞不远,但老是在外漂泊,于是吃点心就成了三餐没着落的无奈之举。当年在北鹿岛工作,一上岛就要十来天,单位人多的时候,大家都会在乡政府的食堂里吃,一旦守岛的人不多,食堂供餐也就不正常了,有时候就要自己动手煮一些面条。从大吞的宿舍到单昌吞乡政府办公点是有一段距离的,碰到刮风下雨更懒得过去,就在大吞这边找家点心店对付了。大吞那边有岛上唯一的街,早餐店有三家(其实每个民宿都会有供餐),各不相同,食客可以自由选择,避免互相竞争的尴尬。一家是馒头店,一家是本地人开的面店,一家是文成人开的拉面店。

本地人的面店,基本上是有客人在岛上,约了大家一起来吃,一烧就是好几碗,一字排开,北鹿人的点心有岛上渔村饮食特点,一是气氛热烈,大火走



起,把锅里油熬得噼里啪啦地响,恨不得让隔壁的邻居都知道他们家来了贵客;二是给足海鲜,一碗面条,必有两条有头有尾的小黄鱼或小鲳鱼盖头,杂有水潺、鳗干,料足汤鲜。北鹿回来后,听说塘下也有家点心用朱梅鱼作料,生意极好,但我没去吃过,塘下海安那一带靠海,有些地方都是原来渔村转型过来的,想来也是和北鹿的做法大同小异。

除了北鹿岛外,我在高楼镇工作时间更长,做的又是文字工作,加班写材料到夜半,便常常出去吃碗点心。夜半西村山里凉风吹过,老街上一片寂静,就是那几家点心店开着,漏出灯光。我常常去的点心店在街的中间位置,是一对老年夫妻经营的,老头背驼,瘦削,老太言不多,看上去很面善,他们的点心店是开得最晚的几家之一,要等到飞云江里放排经过的那批老顾客走了之后才打烊。当年山上往平原地带运输木材,陆地交通不便、运力不足,就是靠竹排运输的,俗称“放排”,在浙南

深潭

■谢钦巨

故乡的溪有三口深潭,也可能不止。那时与我而言,深浅是神秘的一部分。当然,少年的我听说过,也找寻过。纯朴、险峻、神秘是我给它们贴的标签。

溪流过庄时,特别柔软惹人,不深不浅,不湍不急,且流且回漩,声音悠然而哀愁,谁家少妇“且拭清砧就月光”,楚楚!我趴在溪边泉井上,曾想过一个复杂的问题:村里人为何远去?

到山脚,第一口深潭“牛潭”就露出它憨憨的脸来。我们特别喜欢站在岩石上,跳进牛潭(现在的人会觉得有些危险),水花四溅已见少年最初的激情!偶尔钻进潭底,摸到一把牛粪,一群天真少年便彻底笑翻在水中。笑声中,遥山恰好看见,夏日艳阳印在这些赤裸裸的小凡胎上,一圈一圈……这是年轮最初的坚实的底色。

枫树岭大概在半山腰,那时山高林密,上山的人到这儿已然很累。据说,在枫树岭不能歇太久,停久了怕是没了

进山的勇气。当然,那些大树上的鹰突然尖叫一声,飞扑向某个地方,也让人紧张万分。

与枫树岭相应的溪流处,就是第二口深潭“鹰潭”。我去过很多次,起初也是紧张万分,潭深水冷不敢游,往往提着气拧紧裤子,从潭边揪着茅草和藤蔓爬过去。我没有在潭里碰上会叫人的老鹰,当时我想它就在枫树岭的某棵大树上,盯着这口潭,看着我,假如我掉进潭里,它会瞬间飞扑下来,像抓一只兔子一样把我抓走。但在这里,有一会儿我确像一只鹰猛扑进潭里,因为正好看到一条雪鳗游了出来,也许鳗老了或中毒了,竟被我从潭中拨到了潭边的石头上。这大大增加了我的勇毅,我是山谷里的一只鹰。不知枫树岭上的鹰怎么想,有人硬抢地盘?

有了莫大的勇气,我决定去寻找一下龙潭,这传说的第三口深潭。整整几个夏天,我假装到溪边看书,实际上书放在牛潭边的石头下,自己如飞般跳跃着

晒太阳

■林旭华

晒太阳,是指寒冷冬天时,身体沐浴阳光底下取暖,瑞安俗称“晒暖”。以前冬天很冷,没有电炉、空调之类的,人们通过晒太阳,在大自然里寻找能量。

在寒冷的冬天,晒太阳是很舒服的,甚至有种奇妙的感觉。坐拥一抹暖阳,任凭金灿灿的阳光无遮无拦、洋洋洒洒往身体上倾泻,柔柔的,痒痒的,酥酥的,暖和得与阳光几乎融为一体,于是醉乎其中,奇哉妙哉。

孩提时,晒太阳是一项非常快乐的活动,冬天,小伙伴们靠着墙壁做起“挤油渣”的游戏。明晃晃的阳光照得斑驳的墙壁发热,小伙伴们被分成两队,成线状一字排开,面朝太阳,紧靠墙壁,互相用肩膀抵着肩膀,一边“嘿哟、嘿哟”喊着号子,一边从左右两边使劲往中间挤。当然,在挤的过程中,那些力气小的,或者没有靠紧墙壁的,或者站立不稳的,就会被挤出队伍,就像过去农村土法榨油似的被挤出“油渣”。瞬间,队伍中爆发出孩子们快乐的笑声,在灿烂阳光下久久回荡。在挤“油渣”队伍中被挤出出来后,掉队的小伙伴又赶紧跑到队尾排队,重新开始往中间挤,循环往复,乐此不疲。通过“挤油渣”游戏,小伙伴们挤得全身热乎乎的,头上冒汗,不再觉得冬天寒冷了。

晒太阳这种暖融融的温馨,现在几乎成了老人的专利。

在瑞安弄堂小巷里,我经常看到一些大爷、大妈三三两两坐在门前、路边、屋檐下晒暖拉家常。他们喝着茶,嗑着瓜子,聊着天,大到电视新闻、社



会轶闻,小到养老保险、各自家庭状况,从儿子扯到媳妇,从媳妇扯到孙子孙女,然后相互安慰和鼓励,彼此心里暖暖的,岁月静好。

颇有田园风味的是瑞安农村老人晒太阳。有一年冬季,我到乡下朋友家做客。道坦里坐着五六位老人,道坦旁边是一畦碧绿茵茵的小菜园,男的在滋滋有味地抽烟,火光在烟头上一闪一闪的,满脸悠闲,女的不知从哪个工厂来接活计,正围坐在一起,一针一线地认真缝制鞋底,缝针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他们从今年收成聊到对来年丰收的期盼,从儿孙外出打工聊到如何挣钱致富,侃侃而谈,意趣盎然。不知是谁,播放了旋律优美、字正腔圆的温州鼓词,顿时,所有晒太阳的老人安静了下来,开始凝神聆听,满脸陶醉。

最有禅味和促人奋发的,是一个人独坐阳光下遐想联翩,这是我深有

的飞云江、瓯江一带很常见,在沈从文描写湘西的散文里也能找到只言片语。

去这家点心店里最好是几个人结伴去,可以吃到最美味的猪头肉。猪头肉是早上从市场里买的,然后在锅里一直炖,炖出来的汤水就是这一点点心里的油汤,到半夜,汤水即将用完,猪头肉也炖出火候了,这时老头会打捞出来,作为佐菜卖给客人。猪头肉就这么几付,我们都要找准时机,早了还没捞出来,晚了就被放排客“抢”走了。于是,常常单位里几个年轻人约起来,踩着点“杀”过去,点一付猪头肉、一盘青菜,最后每人一碗拉面,开两瓶啤酒,店里的热气一下子就驱走了门外的凉气和身体的乏气。在山区工作,同事之间的交往相对比较纯粹,没有其他交际圈,就是单位几个人自娱自乐,半夜小酌,天南地北一通海聊,气氛就上来了。几年过后,这批同事都星散各地,偶尔遇见总是倍感亲切。

正月未过,家人已各奔西东,一个人生活的时候,每到周末实在懒得生火做饭,就到周边找点心店对付三餐,比如去八角楼楼,点一碗桂圆蛋卷,或者老县前的沙锅店,就着鱼丸汤吃一盘炒粉干。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找这些老店坐坐,看看形形色色的人等,给孤寂的家里带回一些烟火气息。只是蓦然回首之际,总不由想起那一碗来自母亲的热气腾腾的点心,想起被岁月折断的丝线,我已成了断线的纸鸢。

去山中找寻。快要日落,我又如同渴了的草花蛇从山顶裹着风呼啸着赶到溪边,飞奔下山回到村庄,依在风中等待的木门边,抚着温顺的黑狗尾巴。

终也没找到龙潭,没看到龙的样子,或者龙显现的另外什么图景。倒是把小溪混成了自己,也许,睡梦中我都可以摸到溪谷的深处。有时,神秘会带来另外一些东西,比如寻找、启示、勇气。这也是生命隐秘的部分,它不会明示,也在暗揭暗示。

长大后离开,无法选择。现在回望,我在村庄的生活仿佛都在这里了,那么简单,那么清晰!我是深潭,深潭是我。我是第一个走进的人,也是最后离开的人。如今,那几个深潭不见了,只留在我心灵深处。

有一天,村民在山里建了一座寺庙,说寺庙边的深潭便是龙潭。去了一番,很普通,潭深但清澈见底。以前,我好像多次去过,又好像从未去过。

体验的至美感觉。记得去年冬天那个晴好的日子,我在瑞安东外滩青春公园晒太阳。我独坐在柔软的草坪上,一任广袤的阳光从湛蓝湛蓝的苍穹流水般倾泻而下,洒遍我全身,柔柔的,暖暖的,满生生辉。

我注意到不远处草坪,有一只黑白相间的江鸟,此刻也沐浴阳光,正在悠闲漫步觅食。

江鸟的前面,就是飞云江了。遥望广阔的江面,水天苍茫,阳光下灿烂一片。我默默地感受着这阳光的温暖,感受着阳光渗透我身体每一寸肌肤、每一个细胞的安详,仿佛觉得身体羽化了一般,变得纯净了,透明了,轻灵了,与阳光浑然融为一体了。

“哗——哗——哗”,蓦然,从前方传来阵阵浪涛声。

哦,飞云江开始涨潮了。瞬间,波涛汹涌而至,一浪逐过一浪,不断翻腾着,滚卷着,成线状向黄褐色滩涂扑来,与阳光的浪花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。

汹涌澎湃的潮音瞬间震醒了沉浸在安详中的我,我蓦然想,是否我生命潮音也已经不期而至?

倏地,那只黑白相间的江鸟一声清脆鸣叫,身披闪亮阳光,扑楞楞腾空而起,在湛蓝的苍穹下悠然翱翔。凝望阳光下闪耀光芒的飞浪花和翱翔江鸟,聆听澎湃潮音和清脆鸟鸣,我想到自己曾经豪迈激昂,不禁肃然起身,在江岸奋然挺伫。

■金洁

斗转星移,日月轮回。从女儿到妈妈再到奶奶,我的生命历程可谓波澜不惊而又水到渠成。虎年年末,孙子降临美好人间,我如愿以偿荣升奶奶。都说每个宝宝出生前都是一名小天使,他们趴在云端挑选父母。那天,守在产房外等待孙子出生的我,却满心欢喜地想:我家的小天使一定也曾认真挑选奶奶吧?

人生的每个不同阶段,对幸福的感知也会不甚相同。儿子结婚后,我曾很多次想象假如自己当奶奶了,那会是怎样的欣喜与激动,可想象终究只是想象,当那一刻真的到来,那份发自内心的真实幸福竟远远超出想象,那是无与伦比的天伦之乐啊!特别是看到可爱的小不点出生当天就睁开滴溜溜的眼睛打量着我们,尽管我知道那还是无意识的,可我的心已悄悄融化。我很想抱起孙子好好亲一亲,却笨手笨脚不知从何入手,生怕动作不规范磕碰到这个稚嫩的小家伙,于是只能目不转睛盯着襁褓中的小宝贝,就像欣赏珍贵的艺术品。那一刻,我的眼里满是慈爱,心中满是欢愉。

从医院出来后,孙子和媳妇去了月子中心,当时正处奥密戎克“羊了个羊”高峰期,月子中心拒绝家人探望,所以那段时间我们都没看到孙子,原本大大咧咧的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,好在现在微信发达,善解人意的媳妇时不时开启视频聊天模式,宝宝的吃喝拉撒尽收我眼底。当然,还有“亲宝宝”来助力,那是用来记录孩子成长的App,媳妇会不定期在上面发些宝宝的日常。为了及时关注宝宝动态,我把“亲宝宝”拉到手机屏幕最显眼位置,一有更新消息,便迫不及待点开查看,生怕漏看哪条宝贵信息,点赞和评论也是空前积极。有时甚至明知没有新内容,我也手指痒痒,总想点开看看哪怕已经非常熟悉的画面,一次次津津有味温习着,一遍遍自我陶醉回味着。想当年自己生儿子那会儿,不知是年

轻不懂,还是物质条件相对欠缺,抚养方式粗糙马虎,或者说压根没这么上心。如今有了孙子,隔代亲现象完全颠覆了我的育儿观念,心里不由自主牵挂着宝贝的一颦一笑,体重增加了多少,是否经常溢奶,母乳亲喂后是否辅以瓶喂,黄疸指标是否正常,脸上的抓痕是否已经消退……可谓事无巨细,啥都想问一问,不知道这是不是新手奶奶的通病。

孙子出生后不久,全家把取名提上议事日程。之前我们家小字辈取名任务基本都交给我,这下轮到给孙子取名,我却犯难了,几番搜肠刮肚仍想不出令自己满意的名字,只得乖乖弃权,最后还是儿子和媳妇认真推敲,为孙子取名金麒乐。

终于等到宝宝满月,我们一大早到月子中心接媳妇和孙子回家。一个月不见,宝宝更可爱了,貌似会笑了呢!我把孙子抱在怀里,不停地看啊看,怎么也看不够。儿子趁机抓拍,恰好拍下我们祖孙对视的暖心镜头,照片上孙子像是用眼神跟我交流呢!多年以后,孙子长大了,奶奶变老了,记忆淡忘了,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将亘古不变。看我们全然一副老牛舔犊深情模样,媳妇提议让保姆给我们一家七口拍张合照。于是,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,不约而同爱意满满看向宝宝。此时此刻,快乐定格的是一个温馨的众星捧月画面,生生不息,代代相传,这是多么美丽的人间愿景。作为向来没有远大理想的凡夫俗子,我更看重小家小我的寻常幸福,宝贝孙子的到来,就这样让知足常乐的我幸福指数飙升。

跟所有心怀美好愿望的奶奶一样,我也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位幸福的奶奶,更是一位受孙子欢迎的好奶奶。然而,我也是第一次当奶奶,所以我一边幸福着奶奶的幸福,一边为这个崭新的角色和身份而忐忑。哈哈,为了宝贝孙子,我会在不断老去的路上好好学习的。

专属毕业“礼”

■叶蓓蕾

悄悄是别离的笙箫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每至毕业季,当别离的笙箫悄然吹响,记忆中的那些美好画面如同镶嵌着细花的裙裾,轻轻一旋舞,抖落一地闪耀的碎金,那是阳光波洒的暖意。

诗题画

“满筐圆实颗珠滑,入口甘香冰玉寒。若使文园知此味,露华应不乞金盘。”

丙申夏,彼时个人书法处于稚嫩阶段,当维吾尔族学员坎拜尼沙递来她的画作,柔和的阳光涂抹着她羞涩的面庞,我诚惶诚恐地在画上题写了此诗,元朝郑允端所作《葡萄》,恰是应和了图中所绘之景。

瓜果果丰之季,成串成串的葡萄,吐着一簇簇耀眼的绿,那葡萄架上舒展的枝条,像舞女的长袖,似云霞,柔软轻盈。叶,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,抱成一团。阳光下,空气里,飘荡着甜甜的果香。葡萄架下,筐里的葡萄宛若玻璃翠,撩动了当地人眼眸里的喜悦。维吾尔族古丽和巴郎载歌载舞,热烈欢快的节奏,彰显着青春与活力、多情与浪漫、万众欢腾的力量。巴郎身着蓝色长袍,头戴刺绣花帽;古丽长辫飞扬,眼眸传神,舞姿曼妙。整幅画面人物与自然融为一体,工笔细描中,可见绘画者艺术功底。

坎拜尼沙是我数百名维吾尔族学员中的一位,是阿克苏库车的一位美术专职老师。从东海之滨,到西北边陲,从江南到南疆,援疆两载,跨越万里,支援边疆双语教育,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相融,而姑娘则用自己的画笔为我描绘新疆大美,我们师生借此画,借这份毕业“礼”,为民族团结共欢歌。

肖像手绘

肩披波浪卷,眉眼弯弯似月,红色眼镜框惹眼。这是一张普通的人物漫画手绘,但于我而言,弥足珍贵。它是一个家长赠予我的毕业“礼”。

图中所画系本人,绘作者是道妈。2017年我交流至瑞安市实验小学,缘率三班。短短一载,收获一届学生,如今回眸,故事集册成书。道妈温婉自信,才华横溢,她有独立的美术工作室。朋友圈里时常见她母鸡一般,拉着一群“小鸡仔”去写生,召集她的伙伴下乡参加公益绘墙。小小的身板,蕴藏着足足的能量与智慧。

作为一名交流老师,带的是毕业班,虽然论资排辈已不小,对单位而言,仍是新人一枚。道一家总是不吝鼓励,给予我莫大的理解与敬重,家访时那束黄玫瑰一直馨香于记忆里。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道妈也有她的烦恼,孩子道的文化成绩并不出众,她总是以满怀歉意的眼神看向我。其实道是一个多面手,无论是体育竞技,或是艺术领域,样样拿得出手,尤其是长跑项目,赛场上是惊艳四座。



道文化科成绩进步虽甚微,但踏实奋进,潜力无限。道,在老师眼里,你就是一支实打实的潜力股哦。每每听到我言语里的肯定,孩子黯淡的眼眸似乎注入一股新力量,随着时间的涤荡,渐渐变得澄澈、晶亮与笃定。如今读着自己喜欢的专业,道,老师相信你的未来一定很惊艳。

生命中的某些相遇,总会点亮人生的底色。岁月中,彼此温暖过的那份暖,会让彼此的生命保持着春天的温度。你们予我永久的温情,我是你们永远的叶老师。

两册书集

原创小说集《木房子》,校园散文集《合欢树》,这两册书集是黄宇航同学赠我的毕业礼。

书集是宇航同学基于对校园美好生活的回顾,所进行的巧妙构思之作。作为他的语文老师,我一直倍感骄傲。每周一练笔批改,最期待的是他“木房子”系列作品的更新。在此过程中,怀揣着期待与欣喜,我见证了一个男孩在文学之路上逐梦的历程,亦让我仿佛坐上了时光机,回到了年少时代,重温远逝的童真与美好。

我曾在《木房子》序中写道,梦想是心灵的养料,是生命的灵魂,是心灵的灯塔,是引领人走向成功的信仰。前些日子,在复刊后的《小花朵》中,再次读到了宇航同学的作品《那一团绿,渐行渐远》,笔法清新明快,意味隽永。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,弥合了世界与内心的缝隙,成就更加丰盛的自己。

宇航同学的梦想之灯一直明亮不熄,如今继续以自己坚实的步伐走在文学梦的路上,也激励着他的老师朝自己的文学梦努力。原来还有一种师生情,叫做——相互启沃,彼此成全,各得成长。

记忆里的这些专属毕业“礼”,看着它们摇曳着岁月的光影,想起那些历历在目的细节,我的心总会泛起暖意,漾满温柔的笑意。在岁月的长河中,在余下的教学生涯里,那些温情与暖意,我将继续用时光的锦囊收藏,历经岁月之手的摩挲,永葆其明亮与光芒。

愿自己揣着温暖一路前行,继续做有温度的教育者。